

中东资本缘何成为世界钱袋

在欧美等国不断加息、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多国将寻求投资的目光看向了手握丰厚资金的中东国家。这几天,日本、土耳其、印度等多国领导人前往中东国家访问,洽谈合作事宜。中东商业杂志《海湾商业》7月18日报道称,海湾地区主权投资者投资数量、规模、种类和范围不断增加,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土耳其官员:希望海湾国家提供100亿美元

英国路透社7月18日报道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7月17日抵达沙特阿拉伯,开启海湾之行的第一站,接下来他还将访问阿联酋和卡塔尔。报道称,在土耳其预算紧张、长期通货膨胀和货币疲软之际,埃尔多安对来自中东的投资“寄予厚望”。

“这次中东访问有两个主要议题:投资和金融。”出发前,埃尔多安对记者表示,“土耳其将在这3个国家的国防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有重大投资机会。此外,这些国家将有机会从土耳其购买某些资产。”土耳其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该国希望海湾国家能提供约1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从长期看,土耳其共需要250亿美元至300亿美元的投资。

与埃尔多安一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本周也在中东地区访问。7月18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达成了一项协议,正讨论阿联酋对日本半导体和电池工厂的投资。报道称,日本希望鼓励阿联酋通过阿布扎比支持的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向日本投资。

英国《金融时报》7月14日报道,英国政府已邀请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访问伦敦。英国正寻求加深与沙特的关系,并吸引石油资源丰富的海湾地区的投资。事实上,今年初,韩国总统尹锡悦就已经访问了阿联酋。美国高官今年以来更是频频访问中东。

多国领导人扎堆访问,中东资本也在主动选择。美国彭博社报道称,去年12月,在利雅得首次举办中国—海湾国家峰会后,中国与沙特、阿联酋等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一直在加速。

►中东资本到底有多强?

2022年《福布斯中东》列出的全球十大主权财富基金中,中东国家占据四席,分别是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科威特投资局(KIA)、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和卡塔尔投资局(QIA)。彭博社报道称,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拥有大量现金。2022年,中东这些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了近890亿美元,是前一年的2倍,其中516亿美元流入了欧洲和北美。中东的基金公司管理着超3.5万亿美元的资金,超过了英国2022年的GDP,占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总额的1/3。

中东主权基金的投资区域,从最初集中于欧美市场拓展到了新兴国家的市场,近年来不断提高其在中东、北非和亚洲国家的投资比例。根据德意志银行的研究报告,中东国家在欧美地区的新增投资存量从2008年的3/4降到2020年的1/2左右,而在亚洲的比例由2008年的10%提高到20%。

现在,中东地区的大量资本开始涌向全世界多个领域。英国《经济学者》报道称,PIF正在成为沙特领导人梦想的巨人。报道称,与许多主权财富基金一样,PIF正将国家的石油财富转向全球资产,以实现长期增长。今年2月,PIF成为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的最大外国股东,旗下资产包括视暴雪和艺电。同时,PIF也在加大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其中最大的是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电动汽车制造商Lucid的投资。《经济学者》称,在所有的投资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运动。为了将沙特变成足球强国,PIF收购了英超俱乐部纽卡斯尔联队。

《海湾商业》7月18日称,作为多元化战略的一部分,中东地区的主权投资者正扩大在医疗、科技、私人股本和对冲基金等多个领域的投资。报道称,石油资源丰富的海湾经济体在过去一年里已成为全球的新银行家,成为被迫切需要的首选投资者。

►对华投资潜力巨大

《华尔街日报》分析认为,对于中东投资者而言,中国也存在机会。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欧冠升说,这些大型主权财富基金在中国的投资只占资产的1%至2%。他认为,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增至目前的10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7月18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因为现在欧美国家都在加息,美国资本的成本在上升,而中东国家去年因为油价比较高,手里有许多余钱,自然要投到海外市场。过去,中东资本的目的地大多是欧美国家。但最近几年,中东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往中国等

亚洲市场投资。

中国中东学会顾问、浙江外国语学院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主任周烈7月18日告诉记者,中国跟阿拉伯国家之间这种合作交流是非常有互补性的。中国差不多50%左右的能源是从中东包括阿拉伯国家进口的,中国需要阿拉伯国家的能源和一些矿产资源,而中东国家需要

我们生产的基本生活用品的供应。

周烈表示,近年来,这些合作还发展到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尽管阿拉伯国家有丰富的资源,但他们也非常看重非基础能源以外的一些合作,而中国在这些领域有优势,可以和中东国家合作互利、互赢、互补。

本报综合消息

首次发现!古哺乳动物能捕食恐龙



强壮爬兽捕食鸚鵡嘴龙的艺术复原图

恐龙等爬行动物是中生代的霸主,这似乎已经成为公众眼中的常识。不少科普读物还会绘声绘色地描述过早期哺乳动物是如何在恐龙的阴影下挣扎求生。但近日中国和加拿大古生物学家的最新化石研究结果颠覆了人类以往对于白垩纪恐龙世界的认知。美联社7月18日引用英国爱丁堡大学古生物学家史蒂夫·布鲁萨特的评论说:“我们认为恐龙处于当时食物链的顶点,哺乳动物隐藏在阴影中,但这个结论似乎被推翻了。”

“在约1.25亿年前,一只生活在如今中国辽宁地区的类似獾的肉食性哺乳动物,在尝试捕食一只体型远大于自己的鸚鵡嘴龙时突遇火山喷发,喷薄而出的火山泥石流瞬间将两只正在缠斗的远古动物掩埋。”后世的科学家根据它们遗留的化石还原了这场殊死搏斗的惊险场面。这块宝贵的化石也被认为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哺乳动物捕食恐龙的最早证据。中加两国学者围绕这块化石所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7月18日晚发布于国际知名学术杂志《自然》的子期刊《科学报告》。论文作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关发现意义重大,颠覆了人类以往对于白垩纪恐龙世界的认知。

这块现在被收藏在山东省威海紫光实验学校博物馆的罕见化石被认为再次挑战了白垩纪恐龙的“霸主地位”,在此之前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在白垩纪期间恐龙是地球的主宰,几乎不可能受到同时代哺乳动物的威胁。

“当时这只鸚鵡嘴龙处于俯卧的状态,

而这只哺乳爬兽的身体向右盘绕并俯坐在猎物的背侧,抓扒着鸚鵡嘴龙的下巴并撕咬着鸚鵡嘴龙的一些肋骨,与此同时,爬兽的小腿被鸚鵡嘴龙的后腿夹着。两只远古动物在争斗过程中纠缠在了一起。而此时火山喷发出的热火山灰和火山碎屑一下子就将两只动物埋住了。”论文作者之一,加拿大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学者吴肖春博士向记者介绍称,化石中两个动物死亡时都是亚成体。其中,化石中的鸚鵡嘴龙体长119.6厘米,大小与一只大型犬相当。这种植食性恐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有角恐龙之一,生活在大约1.25亿年至1.05亿年前的白垩纪早期。而捕食它的哺乳动物是一种类似于獾的动物,学界称其为强壮爬兽,体长约为46.7厘米。虽然按照恐龙的标准,强壮爬兽并不大,这只鸚鵡嘴龙的体型甚至比它大将近三倍,但它仍是白垩纪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

在此之前,古生物学家已经知道强壮爬兽会食用包括鸚鵡嘴龙在内的恐龙,此前发现的一块爬兽标本显示,其胃中发现鸚鵡嘴龙幼年个体的骨骼残留,但当时学界并不能确定这只爬兽究竟是捕食了这只恐龙,还是仅仅是食腐行为。该论文作者之一,加拿大自然博物馆马隆博士介绍称,爬兽和鸚鵡嘴龙同时生活在一起并不新鲜,但从科学角度而言,惊奇的是这块化石所揭示的捕食行为。据记者了解,中加两国学者经过对这块化石的仔细观察认定,爬兽是在捕食鸚鵡嘴龙而不是在啃食一具鸚鵡嘴龙尸体,因为恐

龙骨架上没有留下被啃食的任何牙印。马隆还解释称:“如果鸚鵡嘴龙在爬兽遇到它之前就已经死了,那么这两只动物不太可能变得如化石中呈现的那样纠缠在一起。爬兽位于鸚鵡嘴龙背部的位置也表明它是攻击者。”

在现今世界中,小型动物攻击体型较大的猎物司空见惯。吴肖春表示,众所周知,一些孤独的狼獾会猎杀较大的动物,包括驯鹿和羊等。在非洲大草原上,野狗、豺狼和鬣狗会攻击仍然活着的大型猎物,很多情况下,倒下的猎物经常处于休克状态。马隆表示,这也可能就是这块化石中所展现的情况——爬兽实际上在鸚鵡嘴龙还活着的时候就想吃它了,但这两只动物都葬身于火山喷发及随后的火山泥石流中。

“此次发现的特殊意义就在于证明了作为哺乳动物的爬兽确实能捕食恐龙,也证明了爬兽和鸚鵡嘴龙在白垩纪整个生态链中的特殊作用。”吴肖春进一步介绍称,这块化石是于2012年在被喻为“中国的恐龙庞贝城”的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市上园镇小北沟村陆家屯被发现,该地区保存有许多个体完整的恐龙、小型哺乳动物、蜥蜴和两栖动物化石,这些动物无差别地被一次或多次火山突然喷发及随后的大量火山泥石流掩埋。当地发现的动物化石属种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化石都是鸚鵡嘴龙,所以在整个生物链中,鸚鵡嘴龙是被捕食的主要对象,提供了大量的食物,是当时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

中加两国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推测,在辽宁陆家屯源于火山喷发的沉积层中,可能还会继续发现物种之间相互争斗的新标本、新证据。吴肖春也认为,不排除未来可能会发现白垩纪哺乳动物捕食肉食性恐龙的证据。

本报综合消息



图为化石的诸多细节显示鸚鵡嘴龙和爬兽缠绕在一起。

美国有娃家庭加速逃离大城市

定居在市中心还是郊区让许多家庭难以抉择。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7月19日报道,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那些家中子女较为年幼的美国家庭正在加速从大城市转移到周边城镇生活。

美国经济学家将城市中心人口向外流动的趋势称为“甜甜圈效应”。研究表明,当前推动美国该效应的主力军是那些“有娃家庭”。美国商业分析机构“经济创新集团”的研究数据显示,从2020年4月到2022年7月,在大城市内及附近超过25万人口的近郊地区,5岁以下幼童数量下降了6.1%,而美国全国平均幼童数量下降幅度为3.3%,前者显著高于后者。研究者认为,该数据反映了养育幼童的美国家庭正在加速离开大城市。

此外,5岁儿童的数量变化在美国不同地区呈现不同趋势。在美国东南部城市,5岁以下儿童数量呈上升趋势。美国中部和

沿海地区的5岁以下儿童则逐渐减少,而在纽约和洛杉矶等沿海大城市,5岁儿童的数量急剧下降。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南方地区的居民在2022年增加130多万。越来越多美国人正在向包括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得克萨斯州在内的美国东南部地区迁移。

彭博社指出,美国南部各州出台了一系列招商引资的利好政策,以较高的税收优惠吸引很多大型企业向南搬迁,随之带来了新的人才集聚效应。以摩根大通为例,现阶段该公司在得州的员工数量竟超过了纽约州。除了面向企业的税收优惠,南部各州征收个税和房产税的税率也比美国东北部和西海岸大城市聚集地要低,在经济不景气、裁员浪潮盛行的背景下,人们也期望能将更多的钱留在手中。此外,相较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东西海岸的大城市,南部各州的房价更加亲

民,而且当地不乏优质的教育资源,对有孩子的家庭来说更为友好。加之疫情期间推行的远程办公正成为很多员工的常态,所以人们越发倾向定居在更宜居的南部小城。

研究人员称,人口流出对于不同城市而言意义并不相同。对于离开纽约等大都市的家庭来说,可能是出于住房压力等原因,想搬去郊区改善生活品质。而对于某些经济发展疲软的美国中西部大城市,驱使年轻父母们离开的原因则很可能是对“恶性循环”的担忧:即他们预见这座城市将因一系列原因衰败,大量人口将逃离此处,于是加入到逃离这些城市的行列,而他们的离去使得当地失去财政收入无法改善公共服务,又进一步促使更多人离开。专家认为,“甜甜圈效应”也许会促使城市重新思考自己的发展方向,从而激发各城市间的良性竞争。

本报综合消息